

反事实怀疑论与联结词语境主义

唐瑞雪

摘要: 反事实怀疑论提出极具颠覆性的观点——人类语言中的大部分 would-反事实条件句都是假的, 这极大动摇了传统语义理论的根基, 违背我们的日常直觉。为应对反事实怀疑论的挑战, 联结词语境主义主张反事实条件算子是语境敏感的。该理论的代表学者露易丝将“相干性”引入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 主张反事实怀疑论所提出的那些可能性在日常语境中不具备相干性, 以此来捍卫日常反事实条件句为真的直觉。然而, 该理论因未明确阐释“相干性”概念而饱受质疑。结合在议问题理论可对相干性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 完善露易丝的理论构想, 构建一种相干性-相似性理论, 从而有力地回应怀疑论的质疑。

关键词: 反事实怀疑论; 语境主义; 相干性; 在议问题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反事实条件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人们认知与表达的重要工具。人们常常借助反事实思维来进行理性思考, 总结经验与教训, 以改善未来在类似情景下的行动结果。此外, 反事实条件句还可以用来表达要求、命令、警示、遗憾等。例如, 在观看演出时, 朋友们说出“假如苏菲来参加游行的话, 那么她会看见佩德罗跳舞”, 想要表达苏菲因未能前来参加游行, 而错过了亲眼目睹偶像佩德罗精彩舞蹈这一宝贵机会的遗憾。

然而, 反事实怀疑论却主张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形如“假如 ϕ , 那么 ψ ” (If ϕ were the case, ψ would be the case) 的反事实条件句都是假的。这一论断严重冲击我们的直觉, 给既有的语义理论带来巨大的挑战。为了回应反事实怀疑论的诘难, 一些哲学家诉诸语境来解释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变化。他们主张, 反事实条件句并非像怀疑论所断言的那样恒为假, 而是语境敏感的。其中, 以露易丝 (K. S. Lewis) 为代表的哲学家主张反事实条件算子是语境敏感的, 这一解决进路被称为“联结词语境主义” (connective-contextualism)。本文将重点考察联结词语境主义

收稿日期: 2025-05-15

作者信息: 唐瑞雪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tanglogic@163.com

的解决方案，并结合反事实怀疑论的批评，通过引入“在议问题”（question under discussion）这一核心概念，对“相干性”（relevance）进行更细致的阐释，完善露易丝的理论构想，构建一种相干性-相似性理论，从而有力地回应怀疑论的质疑。

文章安排如下：第2节概述反事实怀疑论的核心论证，第3节介绍以露易丝为代表的联结词语境主义解决方案，第4节将结合反事实怀疑论的批评，指出联结词语境主义所面临的困难，第5节将引入在议问题理论来补充联结词语境主义，构想一种相干性-相似性理论，第6节将针对性地回应反事实怀疑论的批评，以此维护日常语言中反事实条件句真值判断的直觉合理性。

2 反事实怀疑论的挑战

考虑下面这些反事实条件句：

- (1) 假如投掷硬币，那么它是自我同一的。
- (2) 假如苏菲跑步，那么她的速度不能超过光速。
- (3) 假如硬币不是自我同一的，那么它会正面朝上。
- (4) 假如我住在澳大利亚，那么我住在澳大利亚或者墨西哥。
- (5) 假如我跳起来，那么我落地的几率至少为 0.97。
- (6) 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那么她可能会（would probably）看到佩德罗。
- (7) 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那么她会看见佩德罗跳舞。

反事实怀疑论虽然主张人类语言中绝大部分的反事实条件句都是假的，但并非全盘否定反事实条件句为真的可能性。根据哈耶克（Alan Hájek）等学者的理论，至少（1）-（6）这四种类型的反事实条件句是真的。其中，（1）和（2）为拥有必然后件的反事实条件句，这里的必然可以是逻辑必然、语义分析必然、数学必然、形而上学必然或律则（nomological）必然，其真值不依赖于经验事实。（3）为拥有不可能前件的反事实条件句。依据可能世界语义学，当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必然为假时，该命题自动获得空洞真值。（4）代表前件蕴涵后件的反事实条件句，这里的蕴涵不限于逻辑蕴涵，还可以包括语义蕴涵、形而上学蕴涵、数学蕴涵、律则蕴涵等。（[5]，第 68-72 页）（5）和（6）的特征在于后件的表述具有不精确性。其中，（5）的后件呈现出一个不精确的数值区间，而（6）所对应的情形则是，说话者考虑到存在使后件无法发生的情况，便采用了这种不精确的表述方式。（[5]，第 88-89 页）

上述四类反事实条件句虽然为真，但它们仅占日常语言交流的极小比例，远不足以动摇“大部分反事实条件句为假”这一核心论断。（[5]，第 72 页）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使用的反事实条件句大多呈现为（7）这种表述：其前件不必然为假，后件也非必然为真，前后件之间缺乏必然联系。这类反事实条件句的

真值往往陷入既无法完全诉诸经验，也难以依赖各种律则的困境，因而成为怀疑论攻击的对象。下面将介绍反事实怀疑论的四个核心论证。

2.1 几率的后件 (Chancy consequents)

在日常语言中，人们频繁使用的反事实条件句的核心特征在于：前件并不必然为假，后件并非必然为真，且二者之间没有蕴涵关系。这种非蕴涵关系意味着在前件为真的情况下，后件的发生本质上是一个几率事件，就像投掷硬币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

以“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下落”为例，尽管宏观物理学赋予这一命题近乎必然的可信度，但量子力学揭示出的微观不确定性却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确定性预测。具体来说，虽然杯子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托起或通过量子隧道传送到其他地方的发生几率极低，但却在理论层面为杯子突破宏观物理学规律提供了可能。哈耶克指出，事实上无需诉诸量子力学，前件与后件的或然性联系本身就足以瓦解以往语义理论对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判断。考虑“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那么她会看见佩德罗跳舞”这个反事实条件句，前件与后件之间为或然性联系，没有排除苏菲被高个子挡住、苏菲正好在佩德罗出现时低头看手机、苏菲去的时间不对等各种干扰情况，这些因素会影响后件的发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大部分 would-反事实条件句为假。([6], 第 639 页)

2.2 描述不足的前件 (Unspecific antecedents)

第二个论证聚焦于前件所提供的信息量。日常交流中使用的反事实条件句，其前件通常仅仅是描述事物的宏观状态，未能详尽地涵盖假设情境所需的各种信息，进而无法排除那些可能阻碍后件发生的潜在因素。因此，这类 would-反事实条件句在逻辑上并不能被视为真命题。([5], 第 40 页)

考虑“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下落”这个反事实条件句，前件仅描述了“松手”这一宏观动作，却没有明确松手时具体的初始状态。实际上，这一宏观状态与众多可能导向异常结果的微观状态相容，比如杯子蒸发。因为前件未能精确界定具体的微观状态，因此存在即便放手，杯子可能蒸发而没有下落的可能性。基于这种考虑，这一反事实条件句为假。因此，就日常中大部分反事实条件句而言，其前件没有提供足够详尽的信息，因而无法排除在前件成立的情况下，存在导致后件不成立的诸多可能性。([6], 第 639 页)这一现象表明，生活中的大部分反事实条件句为假。

2.3 would 与 might 的对偶关系

反事实怀疑论的第三个论证从 would 与 might 的内在联系切入。在反事实条件句的语义理论中, would 与 might (might 算子符号化为“<”)通常被视为具有对偶关系,二者可以相互定义: $\phi < \psi \Leftrightarrow \neg(\phi < \neg\psi)$ 。对于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反事实条件句,借助描述不足的前件和几率的后件这两个论证要点,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构想出使 might not-条件句为真的具体情境。基于 might 与 would 的对偶关系,可以推出:大部分 would-条件句都为假。([6], 第 640 页)

在反事实怀疑论看来,大部分反事实条件句都具有几率性(chancy),这种几率性要么是源于前件与后件之间无必然的联系,要么是因为前件对反事实情境的描述不够充分,因此在前件所设定的反事实情境中,会出现多种可能的结果,每一种结果都有不发生的可能。结合 might not 与 would 的关系:当 might not-条件句为真时,相应的 would-条件句为假,可以得出结论:大部分 would-反事实条件句为假。需要注意的是,哈耶克所提出的上述三个论证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语义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之不同,接下来的这个论证则围绕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展开。

2.4 可能世界邻近性争议

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的核心主张是根据与现实世界的相似性对可能世界进行排序,进而判断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反事实条件句 $\phi > \psi$ 在世界 w 中为真,当且仅当,在所有与 w 最相似的 ϕ -世界中, ψ 都为真。¹ ([12], 第 13-21 页)考虑下面这个反事实条件句:

(8) 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那么她会看到佩德罗跳舞。 ([4], 第 331 页)

根据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8)为真,当且仅当,至少存在一个苏菲看见佩德罗跳舞的世界,它比所有苏菲没有看到佩德罗跳舞的可能世界距离现实世界更近。反之,(8)为假。(为了论述简便,我们将最近的苏菲看到佩德罗跳舞的世界简称为 Nearest-See 世界,同理,将最近的苏菲没有看到佩德罗跳舞的世界简称为 Nearest-No-See 世界。)由此可见,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对(8)真值判断的关键在于比较 Nearest-See 世界与 Nearest-No-See 世界与现实世界 @ 的相似程度。埃默里(N. Emery)以此为切入点,对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进行批判。

现实世界 @ 的物理规律要么遵循决定论,要么遵循非决定论。在决定论看来,事物的未来状态完全由初始状态和物理规律决定。只要知道事物在某一时刻的所有信息,就能精确预测它在未来任意时刻的状态。如果两个事物在 t 时刻的状态

¹这里预设了极限假设(Limit Assumption),即对于任何一个世界 i 和任何一个可能为真的公式 ϕ 来说,至少会有一个比其它可能世界更相似于 i 的 ϕ -世界。但刘易斯的理论并没有预设这一点。

不同,那么它们在任意其他时刻的状态也必然不同。而当现实世界 @ 的物理规律呈现非决定论特征时,事物的未来状态不再被初始状态和物理规律唯一确定。即使掌握事物当前状态的全部信息,其后续发展仍然具有开放性。

假设现实世界 @ 的物理规律具有非决定性特征,在佩德罗出现的 t_1 时刻之前,Nearest-No-See 世界与 Nearest-See 世界呈现完全相同的状态。这两个世界的区别仅在于:在 t_1 时刻,在 Nearest-See 世界中,苏菲看到佩德罗跳舞;而在 Nearest-No-See 世界中,苏菲没有看到佩德罗跳舞。基于这种设定,Nearest-See 世界不存在任何特征,可以使其相较于 Nearest-No-See 世界与现实世界 @ 更相似。因为在 t_1 时刻之前,这两个世界是完全一样的。如果将 t_1 时刻及其之后发生的事情纳入考虑范围,鉴于苏菲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看到佩德罗跳舞,Nearest-No-See 世界似乎与现实世界 @ 更为相似。因此,不存在一个苏菲看到佩德罗跳舞的世界,它比所有苏菲没有看到佩德罗跳舞的可能世界距离现实世界更近。根据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8)为假。

当现实世界 @ 的物理规律遵循决定论时,情况会如何呢?基于物理规律的决定性,Nearest-No-See 世界与 Nearest-See 世界在苏菲是否看到佩德罗跳舞这一结果上的差异,表明二者在 t_1 时刻之前就已经存在不同。埃默里主张这种差异是极为细微的,或许仅仅涉及一组相对局部 (relatively localized) 粒子的确切位置的微小变化。然而,主张相似性函数对这一微小差异极为敏感,进而导致 Nearest-See 世界的排序先于 Nearest-No-See 世界,这一想法很难得到有力的辩护。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即使现实世界 @ 的物理规律是决定性的,存在与 Nearest-See 在相似程度上并无明显区别的 Nearest-No-See 世界。依据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可知,(8)为假。

因此,无论现实世界 @ 的物理规律呈现出何种特征,would-反事实条件句都为假。([3],第 403-405 页)人们之所以认为日常说出的反事实条件句是真的,是因为犯了舍入误差 (rounding errors) 错误——人们倾向于把高概率命题当做确定性命题,低概率命题当做不可能性命题。例如,“假如我跳起来,那么我会落地”这个反事实条件句严格来说是假的,它之所以有直觉上的吸引力,是因为与之相应的邻近的反事实条件句“假如我跳起来,那么我落地的概率至少为 0.97”为真。([5],第 88-89 页)

3 联结词语境主义

反事实怀疑论对“反事实条件句是日常对话、哲学推理和科学探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了捍卫我们关于日常反事实条件句为真的直觉,一些哲学家主张,反事实条件句并非像反事实怀疑论所断言的那样恒为

假，而是具有高度的语境敏感性。一个给定的反事实条件句所表达的命题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说出该命题的语境的变化而改变。这种诉诸语境来解释反事实条件句的理论路径被称之为“语境主义”进路。考虑下面这一语句：

(9) 假如凯撒是司令，那么他会使用原子弹。 ([19], 第 222 页)

这一反事实条件句是语境敏感的：当关注重点落在凯撒的军事才能与作战风格——追求速决、注重心理震慑且善于运用决定性技术武器——时，将凯撒置于朝鲜战争中，他会倾向于使用极具破坏性的原子弹来终结战争。在这种解读下，(9) 会被判定为真；而当考虑凯撒对武器的实际认知时，情况则完全不同：受古罗马时代武器发展状况的局限，凯撒能够使用的武器只有投石机，而作为现代军事产物的原子弹则远超出其认知范围。此时，(9) 为假。

一般来讲，反事实条件句的句法形式为“假如 ϕ ，那么 ψ ”，它所表达的命题由三部分决定：(i) 前件 ϕ 所表达的命题；(ii) 后件 ψ 所表达的命题；(iii) 反事实联结词所表示的函数。² 根据语境敏感要素位置的不同，语境主义可分为前件语境主义、后件语境主义和联结词语境主义。([6], 第 640–641 页)

顾名思义，前件语境主义认为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所表达的命题是语境敏感的。通常情况下说出的反事实条件句“假如 ϕ ，那么 ψ ”实际上所表达的命题是：“假如 ϕ 并且其他一切正常，那么 ψ ” (If ϕ and things had gone normally, ψ would be the case)。桑德格伦 (A. Sandgren) 和斯蒂尔 (K. Steele) 在前件语境主义框架内，创造性地提出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应该相对于科学探究领域 (a domain of scientific inquiry) 来解释。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反事实条件句可以解释为：“假如在探究领域 d 的拟合情形中发生 ϕ ，那么 ψ 也会发生。” (If ϕ had happened under fitting circumstances for domain d , ψ would have happened)。([23], 第 930 页) 后件语境主义则主张反事实条件句的后件所表达的命题是语境敏感的，通常情况下说出的反事实条件句“假如 ϕ ，那么 ψ ”实际上所表达的命题是：“假如 ϕ ，那么很可能 ψ ” (If ϕ were the case, ψ would probably/typically have happened)，主要代表人物为莱特格布 (H. Leitgeb)。([11], 第 26–121 页)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联结词语境主义主张，前件 ϕ 和后件 ψ 所表达的命题是固定不变的，真正具有语境敏感性的是那些将前件与后件所表达的命题组合起来，形成新命题的联结词，典型代表为露易丝。

露易丝坚持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但主张在判定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远近时，需要综合考虑相干性和相似性这两个因素。具体来说，有些世界虽然与现实世界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在相干性方面有所欠缺，因此没能跻身最近的可能世界之列，而另外有些世界尽管与现实世界不够相似，却凭借充分的相干性而

²在本文中，我们将反事实条件句视为这样一个三元结构 $O(\phi, \psi)$ ，其中 O 为反事实条件算子， ϕ 为前件， ψ 为后件，暂不考虑将反事实条件句视为三元结构所面临的争议。

被纳入到最近的可能世界。相干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话语境决定的，其中会话目的是衡量相干性的关键因素。([14]，第 500–501 页) 而相似性则主要取决于关于具体情境的事实，即围绕事件发生所涉及的客观实际状况。在如何界定相干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露易丝并未提供清晰明确的说明。不过，她明确主张，宏观描述的高概率事件总是具备相干性。在其理论中，**would**-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定义如下³：

对于所有语境 c ， $\phi > \psi$ 在语境 c 、在世界 w 中为真，当且仅当，在所有最接近 w 的 ϕ -世界都是 ψ -世界，其中远近程度是关于相似性和相干性的函数。 ([14]，第 500 页)

露易丝坚持 **would** 与 **might** 具有语义上的对偶关系，基于此，我们同样可以给出 **might**-条件句的真值定义：

对于所有语境 c ， $\phi < \psi$ 在语境 c 、在世界 w 中为真，当且仅当，存在一些最接近 w 的 ϕ -世界是 ψ -世界，其中远近程度是关于相似性和相干性的函数。 ([14]，第 500 页)

露易丝理论的另一个要点是 **might**-反事实条件句可以扩展相干可能性的范围，从而更新语境。考虑下面这一语句序列：

- (10) a: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碎。
 b: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可能会从向侧面飞行，并且安全地落在沙发上。
 c: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可能不会碎。 ([13]，第 287 页)

在初始语境 c 中，特定量子事件被视为不相干的可能性而被忽略，基于上述语义理论，此时 (10a) 为真。然而，(10b) 的说出将之前被忽略的可能性重新纳入考虑范围。对话参与者对可能世界进行重新排序来容纳 (**accommodate**) 这些新的可能性，这使得原本局限于特定范围的相干可能性的集合得以扩展。这种认知上的调整与扩展，促使语境发生了动态更新，形成全新的语境 c_1 。在新语境 c_1 中，(10b) 为真，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 (10c) 为真。在更新后的语境 c_1 中，由于

³对于相似性和相干性如何相互作用以确定可能世界距现实世界的远近，露易丝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坚持经典的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但是在对可能世界排序时，增加相干性作为其中一个参数。对于所有语境 c ， $\phi > \psi$ 在语境 c 、在世界 w 中为真，当且仅当，所有最近的 ϕ -世界都是 ψ -世界，其中远近程度是关于相似性和相干性的函数。另外一种可能是仍然根据相似性对可能世界进行排序，但是改变经典的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对于所有语境 c ， d 是最相似的 ϕ -世界的相干子集， $\phi > \psi$ 在语境 c 、在世界 w 中为真，当且仅当， d 中的所有 ϕ -世界都是 ψ -世界。结合露易丝 2016 年 ([13]) 与 2018 年 ([14]) 的论文可知，她事实上选择了第一种方式来定义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

在最近的松手的世界中，存在杯子完好无损的可能性，这导致原本在语境 c 中为真的命题 (10a)，在新语境 c_1 中不再成立。

would-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之所以会出现反事实怀疑论所揭示的那种变化，是因为语境发生了转换。在反事实怀疑论的论证中，might-反事实条件句将原本被忽略的可能性重新纳入考虑范围，进而推动语境的更新。在更新后的语境中，might not-条件句为真，而 would-条件句为假。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由 might-条件句引入的可能性都可以推动语境的变化。有时，虽然 might-条件句引入了新的可能性，但对话参与者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拒绝将这些可能性纳入考量，例如有些 might-条件句所引入的可能性距离现实世界太远。在这种情况下，语境没有发生改变。此时，might-条件句是假的。([13]，第 294–297 页)

这种解释坚持了 might 与 would 在语义上的对偶性，深入剖析二者产生语义冲突的原因，但并未陷入反事实怀疑论。露易丝指出，怀疑论者所提出的那些可能性与在日常语境中评价反事实条件句不相干，因此日常说出的大部分 would-条件句仍然为真。

4 反事实怀疑论的反驳

首先，露易丝因没有明确地界定“相干性”而饱受质疑。在她的理论中，相干性是判定反事实条件句真值的核心要素，但她却未对这一核心范畴做出清楚的说明。她主张依据会话语境来评估可能性是否相干，认为宏观物理描述的高概率事件总是具有相干性。但这一解释过于粗糙，对于“高概率与低概率之间的界限是什么？”等问题均未进行明确的阐述。([3]，第 419–424 页)

其次，在联结词语境主义的理论中，函数本身会随着在语境中发挥作用的标准的而变化而变化，这使得它与诸如“高”“富有”等语境敏感表达式极为相似。但怀疑论者指出，反事实条件句与这些典型的语境敏感表达式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以分等级的形容词 (gradable adjective) “高”为例，考虑下面的对话：

(11) a: 威廉很高。

b: ? 不，威廉并不高。还记得我们在比赛中看到的那些 NBA 球员吗？

c: 我的意思是，对于他这个年龄的男生来说，威廉很高。

([15]，第 602 页)

显然，对话参与者对于“高”这一概念的标准存在分歧。此时，对话者只需明确自己的断言是基于何种“高”的衡量标准说出的，将 (11a) 澄清为 (11c)，而无需撤回 (11a)。

但是，在能否澄清语境、如何处理分歧和是否可撤回这三个方面，反事实条件句与“高”这个语境敏感表达式展现出显著的不同。以“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

那么她会看到佩德罗跳舞”为例，我们并不清楚应该如何澄清它的语境。或许露易丝会受到前件语境主义的启发，主张将其解释为：在通常情况下，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那么她会看到佩德罗跳舞。问题在于，“通常”（normal）仍然是一个语境敏感表达式，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分级特性的形容词。这种解释仍然没能清楚地说明具体语境究竟是什么样子。（[5]，第53-55页；[15]，第601-603页）此外，如果反事实条件句真的是语境敏感表达式，那么我们可以类比（11），构建如下的对话：

- (12) a: 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那么她会看到佩德罗跳舞。
b: 但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但被一个高个子挡住，那么她不会看到佩德罗跳舞。
c: # 我的意思是，相对于某个标准来说，假如苏菲去参加游行，那么她会看到佩德罗跳舞。

在联结词语境主义看来，从（12a）到（12b）的过程中语境发生了转换，所以二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歧。然而，与（11）情况不同，当有人指出存在苏菲去参加游行但被挡的可能时，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是撤回（12a），而不是通过明确标准来坚持自己的观点。关于分歧与撤回现象的直觉差异表明，我们并不认为反事实条件句是相对于某个标准而为真的。（[16]，第7页）

语境主义以“假如凯撒是司令，那么他会使用原子弹”为典型例证，以此表明反事实条件句具有语境敏感性。但怀疑论者对这一事例的典型性持怀疑态度。此外，哈耶克还指出，语境主义会带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反事实条件句真值的客观性会受到严重削弱。“大多数反事实条件句极易变为假命题，这一过程就如同切换到一个奇异（bizarre）可能性凸显的语境那样轻松。”这一结论对于那些借助反事实条件句来剖析其他概念（如因果关系、自然律、理性决策、倾向、自由行动等）的哲学家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噩耗。如果真的像语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反事实条件句具有高度的语境敏感性，那么一旦语境发生显著的变化，以往我们所坚信不疑的那些观点，可能瞬间崩塌。（[5]，第56-58页）

5 相干性-相似性理论

如前所述，联结词语境主义虽然指出了反事实条件句对语境的依赖，但其理论存在着诸多不足。本节将结合在议问题理论来更准确地界定“相干性”，在露易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相似性-相干性理论来回应反事实怀疑论的质疑。

5.1 相干性

尽管露易丝没有明确地阐述“相干性”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但她指出相干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话语境决定的，其中会话目标是衡量相干性的关键因素。而在议问题理论恰恰将语篇（discourse）视为一种有目标导向的活动，对话参与者通过提问和回答来共同构建和理解信息。这表明，若想深入探究相干性，引入“在议问题”显得尤为关键。

在议问题（以下简称 QUD）指语篇参与者在对话进行的当下一致同意解决的问题，他们会持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它得到解答或被确认无法回答。当问题得到成功解答后，其答案会被纳入到共识之中。⁴（[21]，第 3–8 页）根据汉布林语义理论（Hamblin Semantics），问题的语义由可能的回答所定义。鉴于每一个回答都是一个命题，因此简单来说，问题 α 的语义就是这些命题构成的集合，被称为问题 α 的备选项集。（[7]，第 47–49 页）例如，“谁在跑步？”的语义是由疑问词“谁”所表示的集合中的个体依次代入所形成的命题的集合，即由“约翰在跑步”“玛丽在跑步”……等命题构成的集合。

需要注意的是，汉布林语义学主张备选项集是由所有可能回答构成的庞大的集合，而在 QUD 理论中，问题所对应的备选项集则是受语境限制所形成的可能回答集合。为了区分二者，本文引入“初始备选项集”和“语境备选项集”这两个术语：初始备选项集为所有逻辑可能的回答构成的集合，它仅由句法规则和逻辑规则决定。而语境备选项集则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问题所对应的备选项集。为了论述简便，后文将用 I_0 表示初始备选项集， K_n 表示语境备选项集。

相干性被视为命题 p 与语境 c 之间的关系。而语境与命题的互动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涉及命题对语境的恰当性要求（context felicity）：只有当语境满足特定条件时，该命题在当前语境中才具有恰当性。二是命题会更新语境。对话参与者所接受的命题会被添加到语境信息中，从而实现对话境的更新。

将 QUD 理论引入斯托奈克的动态语境观，可形成对话境的完整说明。新语境定义为：语境是由语境集（context set）和 QUD 两部分组成。⁵（[20]，第 211 页）其中，语境集是由与对话者共同接受的命题相一致的可能世界的集合⁶（[24]，第 151–152 页），QUD 则是在语境中对话者一致接受并寻求解答的问题。

⁴在议问题提供了关于复杂对话的完整模型，包括记录对话参与者的所有举动（即提问和回答）以及在做出举动后，相应的 QUD 栈如何变化，但在本文所讨论的例子中只涉及简单的问答，不涉及 QUD 栈的复杂变化的动态过程。为此，本文将议问题理论简化为：在一个语境中，它的在议问题是对话者们一致承诺要回答的问题。

⁵罗伯茨（C. Roberts）将语境定义为由对话者已知的指称集、公认的领域目标集、QUD 集和对话者的常识构成的四元组。在本文的讨论中，不涉及前两个要素，因而本文笼统地将除 QUD 之外的三个元素归入语境集。对话境的定义参考 [20]。

⁶对话者所接受的命题并不一定真的是共同知识，对话者甚至不一定相信这些命题，而只是出于交流的目的而接受。

根据新语境的定义，命题对语境的更新可以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命题被纳入语境集时，不仅更新了语境集，还改变了 QUD。当命题所提供的信息足以完全回答 QUD，并且这一回答被对话参与者接受后，QUD 会从 QUD 栈中移除，探究可能转向下一层问题。而该命题会被加入到语境集中，过滤掉与之矛盾的那些可能世界，实现对语境集的更新。二是命题被添加到语境集中实现对语境集的更新，但 QUD 保持不变，不过该命题的加入会促使 QUD 的备选项集进行动态调整。例如，当命题并没有提供问题所需的全部信息，而是仅提供部分信息，此时 QUD 因没有被解决而保留在 QUD 栈中，但其所提供的部分信息足以排除掉一部分备选项，这使备选项集动态缩减。此外，随着对话进程的推进，参与者可能会引入之前被忽略的、新的可能性，相应地，QUD 的备选项集也会经历一个细化的过程。

相干性本质上反映的是命题 p 与语境 c 之间的关系，而语境 c 是由语境集和 QUD 共同构成，基于此，本文主张应该根据语境集和 QUD 来界定相干性。

命题 p 与当前语境 $\langle c, \text{QUD} \rangle$ 相干，当且仅当，命题 p 系统地推进以解决 QUD 为目标的对话进程，具体表现为 p 与 QUD 的语境备选项集 K_{n-1} 至少具有以下一种关系：

- (i) p 是 QUD 的完整回答或部分回答⁷，即 $\exists q \in K_{n-1}, c[p] \Vdash q$ 或者 $c[p] \Vdash \neg q$ ；
- (ii) p 为 K_{n-1} 中的某个备选项提供支持或反驳证据，从而优化认知资源的分配，引导后续对话朝着更有效的解答方向演进。
- (iii) 虽然 p 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但 $p \in I_0$ 且在认知经济原则的约束下，对话者接受将其纳入当前讨论范围。

认知经济原则主张，在缺乏明确语境提示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采用最简单的因果模型来分析反事实条件句。由于宏观物理学具有更强的直观性，并且可以解释大多数日常经验现象，因此它在日常语境中往往被作为默认的解释框架，相比之下，量子力学通常需要明确的语境线索才可以被激活。

上述的相干性条件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然而当涉及反事实条件句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反事实条件句旨在探究在该假设情境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前件常常能够引导对话的具体走向，使对话聚集于某些特定条件，从而对 QUD 的语境备选项集产生影响。在语句序列中，反事实条件句前件 p 与 QUD 语境备选项集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多层次的动态特征。QUD 作为会话目标在语句序列中保持相对稳定，但它的语境备选项集会经历因引入新前件而带来的动态调整过程，而 p 的相干性评估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的，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⁷关于问题的完整答案和部分答案的定义为：

问题 α 的部分答案是这样一个命题，它在语境上蕴涵对 K_{n-1} 中至少一个元素的真值判定。

问题 α 的完整答案是这样一个命题，它在语境上蕴涵对 K_{n-1} 中每个元素的真值判定。

(1) 初始阶段:

在语句序列的起始阶段, QUD 的所有逻辑可能的回答构成初始备选项集 I_0 。结合对话目的、常识、语境信息, 运用认知经济原则从初始备选项集中筛选出一个子集, 我们将其称之为语境备选项集 K_0 , 它构成后续命题相干性评估的重要基础。

(2) 相关性评估阶段:

面对语句序列中的第一个命题 $p > q$, 需要评估 p 是否与当前语境相干, 即 p 是否为有助于回答 QUD。通常, 相干性表现为 p 证实或反驳某些语境备选项, 或为某些备选项提供支持或反驳性证据。

(3) 语境备选项集的构建阶段:

通过相干性评估的前件会推动语境备选项集的更新—— p 引入新的可能性或否定既有的可能性, 动态调整语境备选项集 K_{n-1} , 在认知经济原则的约束下形成新语境备选项集 K_n 。 K_n 构成后续语句相干性判定的基础。

根据前件 p 与语境备选项集 K_{n-1} 的关系, K_n 的构建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 (a) 当 p 本身为备选项集 K_{n-1} 中的元素, 或者 p 为某个备选项提供支持或反驳证据, 此时语境备选项集保持不变, $K_n = K_{n-1}$ 。
- (b) 当 p 虽然不是备选项集 K_{n-1} 的元素, 但它作为一个新引入的条件或属性, 回答了 QUD 所产生的子问题, 作为 QUD 的部分回答推进了对话进程, 由此被判定为具有相干性。在这种情况下, K_n 是通过将 K_{n-1} 中受 p 影响的备选项拆分为更精细的备选项构成的。简单来说, K_n 是 K_{n-1} 在新增相干信息驱动下的精细化。
- (c) 当 p 本身是初始备选项集 I_0 中的元素但并未被纳入 K_{n-1} , 它通过扩展语境考虑范围而获得相干性。此时, 语境备选项集 K_n 在 K_{n-1} 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入支持 p 的理论所蕴涵的、针对当前 QUD 的备选项集。

在语境备选项集的动态更新阶段, 认知经济原则发挥重要作用。在认知经济原则的约束下, 我们倾向于对现有语境备选项集进行最小程度的修改, 以容纳新信息。在对话中, 有时尽管前件并未触发备选项集的调整, 后件可能代表之前被忽略但认知上可及的可能性, 当对话者出于合作原则容纳这一可能性时, 它可以被重新激活, 由此引发备选项集的动态扩展。

综上, 一般来说, 对于语句序列中第 n 个语句 ($n \geq 1$), 需要根据语境备选项集 K_{n-1} 来判定其前件的相干性。如果前件与当前语境相干, 那么它会推动语境备选项集的更新, 从而形成新的语境备选项集 K_n 。 K_n 构成后续语句相干性判定的出发点。

由于相干性是一个模糊又宽泛的概念, 为其提供一个精准的定义十分困难。

因此, 本文主要目的不在于给出相干性的完整定义, 而是致力于阐明相干性的一些核心要素。这一做法不仅符合实际, 而且还为其他因素与 QUD、语境集相互作用, 产生更复杂多样的相干性条件, 留出足够的探讨空间。

5.2 基于相干性与相似性的真值界定: 对反事实条件句的解释

对于相似性和相干性如何相互作用以确定可能世界距现实世界的远近, 露易丝倾向于坚持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 但是在对可能世界排序时, 增加相干性作为其中一个参数。本文虽然认同将相干性这一动态参数引入相似性分析的理论构想, 但具体主张与露易丝存在实质性差别。

本文主张, 在判定反事实条件句 $\phi > \psi$ 的真值时, 首先在语境相干性的约束下筛选出相干世界集 (即因 ϕ 的相干性更新语境备选项集 K_{n-1} 形成的语境备选项集 K_n)。对于每一个相干世界子集 (即 K_n 中的每个备选项), 运用相似性函数从中选出与 w 最邻近的 ϕ -世界 S_i , 从而构建一个与 w 最邻近的相干可能世界集 S ($S = \bigcup S_i$)。 $\phi > \psi$ 的真值则由这些最邻近的可能世界决定: 当 ψ 在每一个最邻近的可能世界子集 S_i 中为真时, $\phi > \psi$ 才为真。

这种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 以经过相干性过滤后的最相似世界集为根据判定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在前件 ϕ 的所有构成要素均与语境 c 相干时, 该理论与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无实质差别。而当前件 ϕ 混入不相干要素时, 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因缺乏过滤机制可能导致真值判定结果违反直觉。此外, 当前件的句法形式未体现其他相干要素时, 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因将前件的真值作为可能世界划分的唯一标尺, 这种粗粒度的认知同样会得出违反直觉的真值判断。而在相似性理论中引入相干性这一动态参数, 对可能世界进行双重筛选, 既继承了经典相似性语义理论的优点, 又实现了对现实认知过程更准确的分析。

露易丝的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系统地刻画了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条件, 这部分为语义理论; 另外一部分则是对理论中核心概念“相干性”和“相似性”的解释, 这部分则属于语用范畴, 需要依赖具体语境信息才能确定哪些可能世界相干且相似。与露易丝的理论类似, 相干性-相似性理论同样是由刻画反事实条件句真值条件的语义理论和解释“相干性”和“相似性”概念的语用理论这两部分构成。然而, 与露易丝的理论不同的是, 相干性-相似性理论在语用部分优势更为突出: 引入 QUD 理论来界定“相干性”, 使其很大程度上免于核心概念模糊不清的诘难, 同时继承了露易丝的核心思想, 由此可以更有力地回应反事实怀疑论的质疑。

6 回应质疑

回顾反事实怀疑论给出的语句序列：

(10) a: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碎。

b: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可能会从向侧面飞行，并且安全地落在沙发上。

c: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可能不会碎。

结合语境集、语句的句法结构和命题内容等信息，我们倾向于认为(10)的QUD为“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是否会碎?”。该QUD所对应的初始备选项集 I_0 为{会碎，不会碎}。而在认知经济原则的约束下，人们倾向于采用经典力学进行解释。因为在经典力学解释下，“不碎”要么是依赖于如量子事件这样的非常规因素，要么是依赖其他因素(如地面铺设厚厚的地毯)。由于当前语境没有明确涉及这两种情况，“不碎”这一可能性因违背了认知经济原则而被过滤掉。此时，语境备选项集 K_0 被限定为{会碎}。(10a)的说出使对话聚焦于“你松开手里的杯子”这一条件，因为它是QUD中的题设，语境蕴涵备选项集中的因素，因此可以断定“你松开手里的杯子”在当前语境中是相干的。根据相似性-相干性理论，可以判定(10a)为真。

虽然(10b)的前件没有引入新的可能性，但其后件“杯子向侧面飞行且安全落在沙发上”引入了量子力学层面的可能性，它将语境所考虑的相干可能性的范围由经典力学扩展至量子力学，从而重新激活了之前因认知经济原则而被忽略的可能性。当对话参与者接受将量子力学作为QUD的解释理论这一提议时，此时语境备选项集扩展为{会碎，不会碎}。在扩展后的语境中，(10b)的前件显然与当前语境相干。依据量子力学，在所有使得“你松开手里的杯子”为真的相干世界中，至少存在一个杯子从向侧面飞行并且安全地落在沙发上的世界。因此，(10b)在扩展后的语境中为真，进而可以推出(10c)为真。因为在最近的松手世界中存在杯子不会碎的世界，这表明(10a)在扩展后的语境中为假。

上述解释不仅弥补了露易丝对“相干性”核心内容阐述的不足，而且还发展了她的理论洞见—might可以扩展相干性可能性的范围，将其转变为QUD语境备选项集的动态变化，为应对反事实怀疑论的诘难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解决方案。

关于反事实条件句与其他语境敏感表达式不够相似的质疑，实质上涉及到语言哲学中关于语境敏感性是一个统一的性质还是家族相似性的争论。持前一种观点的哲学家认为，语言敏感性是一个具有共同深层机制的单一现象，可以通过同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标准来判定一个表达式是否具有语言敏感性。而后一派哲学家则主张语言敏感性是多种不同现象的集合，仅

具有家族相似性，我们需要分类处理不同的语言敏感表达式。⁸ ([22], 第 33–35 页) 反事实怀疑论需要证明存在所有语境敏感表达式共享的特征，这使得它们在面对分歧和是否可撤回问题时有相同的表现。只有这样，反事实怀疑论对语境主义的反驳才能成立。

露易丝主张，语境敏感性更像是家族相似性，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语义特征。与其他语言敏感表达式类似，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依赖于语境中某些参数，这些语境参数可以在对话中动态调整，并且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它们所展现出的分歧。(11) 所展现出的是关于高的界定标准的分歧，而在涉及反事实条件句的语句序列中，分歧在于，究竟哪些可能性在当前语境中相干。我们关于 (11) 和 (12) 两个语句序列的直觉差异恰恰揭示出二者的不同：某些语境敏感表达式（如“高”）的分歧可通过澄清语境快速地解决，而反事实条件句的分歧涉及对“相干性”的协调，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此外，撤回现象作为语境敏感表达式的标志性特征，实际上只是大多数语境敏感表达式具有的特征，而不是判定语境敏感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例如，量词、一些分等级的形容词具有这样的特征，而索引词则不具有这一特征。反事实条件句虽然与其他语境敏感表达式在是否可撤回这一方面存在差异⁹，但是这些差异并不构成反对其语境敏感性的决定性理由，而是体现出了在语境敏感性这一家族相似性下的多样性。([13], 第 298–303 页)

结合麦克法兰 (J. MacFarlane) 对知识论语境主义的批评，联结词语境主义可能面临以下质疑：根据联结词语境主义的主张，将分歧理解为所考虑可能世界范围的分歧，而参与者实际上认为他们在命题的真值上存在分歧。这一解释是否会误解了分歧的本质，偏离直觉？([18], 第 148–149 页) 本文主张，联结词语境主义不仅能够为日常 would-反事实条件句进行辩护，同时也能解释对话双方关于命

⁸可参考知识论中语境主义与怀疑论的争论。知识论语境主义主张“知道”(know)是一个语境敏感词项，但关于如何把握其语境敏感性存在分歧，例如科恩 (S. Cohen, [2]) 主张“知道”与索引词类似，汉布尔格 (R. Hamburger, [8]) 则将其与“大”(large)联系起来。但是一些哲学家反对称，“知道”不是一个真正的语言敏感词项。例如，斯坦利 (J. Stanley, [25]) 主张，“知道”不是像“高”这样的可分等级的形容词，因为我们无法用程度副词如“很”“非常”(very)来形容它，“知道”的用法也不同于索引词和关系术语（如“敌人”）。霍桑 (J. Hawthorne, [9]) 指出“知道”与其他语境敏感表达式在是否可澄清语境上存在区别，而不是澄清语境恰恰是语境敏感性的体现。卡佩伦 (H. Capellen) 和莱波雷 (E. Lepore) 给出检验一个词项是否是语境敏感表达式的测试，但“知道”并没有通过这一测试。([1]) 然而，语境主义者勒德洛 (P. Ludlow, [17]) 并不认同根据是否可分等级、是否可澄清语境来判定“知道”是否是一个语言敏感表达式，主张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知道”的语义包含可变标准的占位符。

⁹根据麦克法兰的主张，在引入量子事件等新信息后，(10a) 为假并且需要撤回，而语境主义无法解释撤回的合理性。针对这一质疑，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是否可撤回的直觉并不像麦克法兰和许多反事实怀疑论者所主张的那么清楚，这一点需要明确的经验证据支持。例如，对于麦克法兰所举出的涉及认知模态的例子，诺布 (J. Knobe) 和耶尔辛 (S. Yalcin) 通过实验测试受试者对撤回断言是否合理的判断，其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对可撤回的直觉并不像麦克法兰和许多反事实怀疑论者所想的那么清楚明确。其次，即使直觉上认为需撤回原断言，这也没有对语境主义构成致命威胁。按照联结词语境主义的观点，原断言在其说出的语境中为真。即使在引入新信息后，我们直觉上倾向于撤回这一断言，这并没有证明语境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断言可撤回与断言为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断言可撤回也并不能说明它是假的。诺布和耶尔辛的实验 4 结果表明撤回并不是证明命题为假的一种方式。关于这部分内容可参考 [10]。

题真值的不同认识，而不损害分歧的客观性。考虑下面的例子：

- (13) a: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碎。
 b: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可能不会碎。
 c: 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碎。 ([13], 第 287 页)

(13a) 与 (13b) 的分歧是关于所考虑的可能世界范围的分歧：在分析 (13a) 时，仅考虑经典力学，未将量子事件纳入考虑范围，而 (13b) 是在考虑量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后做出的论断，此时语境所考虑的可能世界范围进行扩展。因此，二者是基于不同的可能世界范围做出的真值判断，而非同一语境下的真值冲突。而 (13b) 与 (13c) 的分歧是关于“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碎。”这一命题真值的不同认识：当 (13b) 引入量子力学后，且对话双方均容纳这一扩展的可能性，这表明在 (13b) 及其后续对话中，对话双方都将量子事件纳入考虑范围后（除非在后续对话中，对话参与者明确拒绝容纳这一扩展）。此时，评估反事实条件句所涉及的可能世界范围是相同的，(13c) 的说出表明对话双方对“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会碎。”的真值存在分歧。

这一差异可通过 QUD 备选项是否发生动态变化清楚地展现出来。(13a) 到 (13b) 的过程中，因解释框架的变化，语境备选项集由 {松手，不松手} 扩展为 {松手且侧飞，松手且不侧飞，不松手}，而在明确考虑范围后，即从 (13b) 到 (13c) 的过程中，语境备选项集保持稳定，为 {松手且侧飞，松手且不侧飞，不松手}。¹⁰

由此可见，联结词语境主义对分歧的解释并没有偏离我们的直觉，相反，它恰恰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分析，揭示出很多分歧实质上是源于对考虑范围的不同认识，而一旦明确所涉及的范围，如果仍然存在争论，那么此时的分歧就是关于命题真值的不同认识。这一解释符合对话的动态性与复杂性，为我们识别和解决分歧提供重要的指引。

诉诸会话目的来界定相干性，并以此来解释反事实条件句，是否会削弱反事实条件句真值的客观性？事实上，当我们用反事实条件句来分析其他哲学概念（如因果性、倾向、自由意志）时，通常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研究领域，此时相干性的界定依赖于该探究领域中成立的那些合法规则（lawful regularities），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反事实条件句的客观性，避免因过度依赖主体认知而损害反事实条件句的解释力。

由此可见，反事实怀疑论的批判尚不足以构成决定性反驳。然而，联结词语

¹⁰与语句序列 (10) 不同，(13) 这个语句序列隐含地在 (13b) 的前件中加入了“杯子向侧面飞行而安全落在沙发上”这一新信息，对前件所构建的反事实情境进行修正。因此，该序列中的两个语句实际上并不是从同一前件“你松开手里的杯子”推导出不同的后件，而是在前件中就已经存在不同。因此，驱动 (13) 这个语句序列的 QUD 并不是“假如你松开手里的杯子，那么它是否会碎？”，而应该更精确地理解为“什么因素会影响杯子的状态？”。该 QUD 所对应的初始备选项集 I_0 为 {松手，不松手，松手且侧飞……}。在认知经济原则的约束下，人们倾向于采用经典力学进行解释，而不考虑量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此时，语境备选项集 K_0 为 {松手，不松手}。

境主义若想要更充分地回应这些质疑，仍需要进一步阐明语境敏感性的家族相似性特征，并完善相关的理论细节。

7 结语

反事实怀疑论否定人类语言中绝大部分的 *would*-反事实条件句为真的可能。这一立场不仅抹杀了以往哲学家为探究反事实条件句的语义所做的努力，更与我们的日常直觉形成尖锐对立。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露易丝主张反事实条件算是语境敏感的，通过在斯托奈克-刘易斯语义学中增加“相干性”这一动态参数，试图捍卫日常反事实条件句为真的直觉。然而，该理论因核心概念“相干性”不够明晰而遭受诸多质疑。本文主张，通过结合在议问题理论可以对相干性标准进行更清楚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相干性-相似性理论来更充分地应对反事实怀疑论的质疑。

参考文献

- [1] H. Cappelen and E. Lepore, 2003, “Context shifting argument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7**: 25–50.
- [2] S. Cohen, 1988, “How to be a fallibilis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 91–123.
- [3] N. Emery, 2017, “The metaphysical consequences of counterfactual skepticism”,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94(2)**: 399–432.
- [4] A. Gillies, 2007, “Counterfactual scorekeeping”,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30(3)**: 329–360.
- [5] A. Hájek, 2014, “Most counterfactuals are false”, *unpublished*, <https://philarchive.org/rec/HJEMCA>.
- [6] A. Hájek, 2020, “Counterfactual skepticism and antecedent-contextualism”, *Synthese*, **199(1-2)**: 637–659.
- [7] C. L. Hamblin, 1973, “Questions in montague englis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0(1)**: 41–53.
- [8] R. Hamburger, 1987, “Justified assertion and the relativity of knowledge”, *Philosophical Studies*, **51(2)**: 241–269.
- [9] J. Hawthorne, 2004, *Knowledge and Lott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J. Knobe and S. Yalcin, 2014, “Epistemic modals and context: Experimental data”,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7**: 1–21.
- [11] H. Leitgeb, 2012, “A probabilistic semantics for counterfactuals”, *The Review of Symbolic Logic*, **5(1)**: 26–121.
- [12] D. Lewis, 1973, *Counterfactua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3] K. Lewis, 2016, “Elusive counterfactuals”, *Noûs*, **50(2)**: 286–313.

- [14] K. Lewis, 2018, “Counterfactual discourse in context”, *Noûs*, **52(3)**: 481–507.
- [15] Y. Loewenstein, 2021, “Heim sequences and why most unqualified ‘would’-counterfactuals are not tru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9(3)**: 597–610.
- [16] Y. Loewenstein, 2021, “Should we be skeptics or contextualists about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Philosophy Compass*, **16(10)**: e12768.
- [17] P. Ludlow, 2005, “Contextualism and the new linguistic turn in epistemology”, *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 Knowledge, Meaning, and Truth*, pp. 11–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8] J. MacFarlane, 2011, “Epistemic modals are assessment-sensitive”, in A. Egan and B. Weatherston(eds.), *Epistemic Modality*, pp. 144–17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 W. V. O. Quine,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 C. Roberts, 2006, “Context in dynamic interpretation”, in L. R. Horn and G. Ward(ed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pp. 197–218, Oxford: Blackwell.
- [21] C. Roberts, 2012,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discourse: Towards an integrated formal theory of pragmatic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5**: 1–69.
- [22] P. Rysiew, 2023, “Epistemic Contextualism”, in E. N. Zalta and U. Nodelman(ed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23/entries/contextualism-epistemology/>.
- [23] A. Sandgren and K. Steele, 2021, “Levelling counterfactual scepticism”, *Synthese*, **199(1)**: 927–947.
- [24] R. Stalnaker, 2002, “Assertion”, in P. Portner and B. H. Partee(eds.), *Formal Seman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p. 147–161, Oxford: Blackwell.
- [25] J. Stanley, 2004, “On the linguistic basis for contextua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119(1-2)**: 119–146.

(责任编辑：执子)

Counterfactual Skepticism and Connective-Contextualism

Ruixue Tang

Abstract

Counterfactual skepticism argue that most would-counterfactuals in human history are false. This significantly undermines the foundations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theories and contradicts our intuition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posed by counterfactual skepticism, Connective-contextualism argues that counterfactual operators are context-sensitive. A representative scholar of this theory, K. S. Lewis, introduces the notion of “relevance” into the Stalnaker-Lewis semantics, arguing that the possibilities raised by counterfactual skepticism are not relevant in ordinary contexts, thereby defending the intuition that most of the counterfactuals that we utter are true. However, this theory has faced criticism for failing to clearly articulate the concept of “relevance”. By incorporating the theory of question under discussion in context, we can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relevance, refine K. S. Lewis’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nstruct a relevance-similarity theory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Skepticism’s challenges.